



王天星 / 主编

聂焱 / 主编

王希杰修辞思想研究续辑

中国文联出版社

王希杰修辞思想研究续辑

聂焱
主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希杰修辞思想研究续辑/聂焱主编.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5.11

(“三一”丛书·1-3 / 王天星主编)

ISBN 7-5059-5102-5

I. 王… II. 聂… III. 汉语-修辞学-文集 IV. H1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6202 号

书 名	“三一”丛书 (1-3)
主 编	王天星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李金玉
责任校对	郭自仁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40.25
插 页	6 页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5102-5
总 定 价	70.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高焱 1948年生，宁夏隆德人。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中文系教授。中国语言学会会员，中国修辞学会会员，宁夏语言学会理事。

高中毕业后当农民，当工人，而立之年上大学。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出版著作《现代汉语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现代汉语语法简明教程》（民族出版社2001年出版）、《语言学论集》（韩国汉城新星出版社2002年出版）；主编《王希杰修辞思想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出版）和《王希杰修辞思想研究续辑》（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出版）；参编著作多部。多次获省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责任编辑 / 李金玉

封面设计 / 崔玉珍



王天星主编

王希杰修辞思想研究续辑 聂焱 主编

借代论析 王天星 著

修辞学新视野 陈之芥 郑荣馨 主编



聂焱与王希杰先生合影

目 录

王希杰、聂焱网络对话(代前言)	(1)
-----------------------	-------

修辞观和语言观

试论王希杰修辞学研究方法和修辞学理论体系	何家荣(48)
得体性原则的层次观	孟建安(57)
修辞的最高原则	钟玖英(70)
——从“题旨情境”说到“得体性原则”说	
二十世纪汉语修辞学的两个理论体系	王德福(80)
王希杰对汉字修辞的探索	曹石珠(101)
修辞学:言语得体学	李名方(106)
试探王希杰修辞学思想的发展轨迹	施发笔(116)
简论王希杰的辞格理论研究	钟志平(123)
崭新的辞格理论	齐爱霞(130)
王希杰先生的语体理论	印园园(137)
王希杰的语言观	赵家新(143)

“三一”理论

语言研究的新视域:零度和偏离	李晗蕾(156)
关于零度与偏离理论的几点思考	王德福(169)
中西零度偏离理论比较研究	李晗蕾(179)
零度偏离理论研究述评	钟玖英(188)
王希杰先生的零度偏离观	徐学会(202)
语言理论的新贡献	孟建安(209)

——王希杰“潜性”和“显性”语言理论评介

王希杰先生的潜、显理论	陈 瑾(217)
王希杰先生的潜语言理论	雷 斌(225)

应用语言学的基本理论:潜显理论	夏中华(231)
语言潜显理论与语言预测观	向 琼(235)
潜显语言理论研究述评	钟玖英(243)
论语言研究的一种新模式	李子荣(263)
——“四个世界”理论	
作为修辞学理论基石的“四个世界”	李子荣(283)
“四个世界”理论研究述评	李子荣(293)
语言世界——王希杰“四个世界”理论的核心	董 胜(300)
“三一”理论和修辞格研究	谭 琳(308)
——从“三一”理论看王希杰先生的修辞格研究	

方 法 论

辩证思维 多元交叉	钟志平(314)
——简论王希杰的辞格研究方法	
我看修辞中的辩证法和技巧	彭泽润(321)
语料是语言研究的根本	徐 洁(324)
——读王希杰先生语言论著有悟	

专 著 研 究

新观念、新开拓、新体系	黎运汉 刘凤玲(333)
——评王希杰的《修辞学通论》	
修辞学研究的新视野、新思路	赵永新(343)
——评王希杰的《修辞学通论》	
《修辞学通论》:理论修辞学的科学化和精致化	秦旭卿 李胜昔(348)
推动中国修辞学走向新纪元	刘延新(350)
——读《修辞学通论》	
《修辞学通论》中得本性原则的哲学思想	杨 琳(353)
王希杰“潜”“显”理论再评	苗 杰(358)
——《修辞学通论》读后	
体大 思精 科学 实用	潘晓东(365)
——王希杰《修辞学导论》简介	
继往开来又一春	范玉柱(367)

——读王希杰《修辞学导论》	
一部闪光、爆炸的修辞学新著	武占坤(372)
——读《王希杰修辞学论集》有感	
探索的历程 科学的结晶	施发笔(375)
——评《王希杰修辞学论集》	
不断发展的修辞学思想	寿永明(379)
——评《王希杰修辞学论集》	
自我完善 精益求精	刘春卉(381)
——评王希杰《汉语修辞学》修订版	
一本学习汉语修辞的好教科书	王德福(387)
修辞学是一门语言学科	李子荣(393)
——《汉语修辞学》修订本读后	
依见山水是山水,悟了还同未悟时	李吟蕾(401)
——读修订本《汉语修辞学》	
略论《汉语修辞学》(修订本)的修辞理论贡献	胡习之(408)
修订版《汉语修辞学》读书札记	徐丹晖 戴军明(417)
从《汉语修辞学》修订本与原本的比较看王希杰教授修辞学	
思想的演进	吴礼权(424)
《汉语修辞学》修订本用例研究	李建华(441)

序言和后记

《说话的情理法》序	秦旭卿(446)
《汉语释疑辩难集》序言	胡裕树(449)
《语言随笔精品——王希杰特辑》后记	何伟棠(451)
《灵活的语言》后记	仇小屏 钟玖英(452)

修辞思想研究之研究

《王希杰修辞思想研究》读后	徐思益(458)
推陈创新语坛典范 博大精深三一特色	
..... 郑庆君 谭琳 向琼 整理	(462)
——《王希杰修辞思想研究》及王希杰学术思想座谈纪要	
王希杰先生修辞学思想座谈会会议纪要	
..... 徐丹晖 戴军明 齐爱霞 杨琳 印国国 整理	(473)

王希杰学术思想研究略说	夏中华(485)
《王希杰修辞思想研究》的特点与价值	孟建安(493)
中国现代修辞学卓著成就的一个见证	李子荣(500)
——评《王希杰修辞思想研究》	
全面解读王希杰的一本好书	施发笔(509)
——聂焱《王希杰修辞思想研究》读后	

修 辞 实 践

修辞学家的修辞实践例谈	陈琪宏(513)
-------------------	----------

学术对话、通信

关于修辞思想的对话	王希杰	羊芙葳(516)
关于《修辞学通论》的对话	王希杰	聂 焱(527)
关于得体修辞学的通信	王希杰	李名方(535)
修辞学对话	王希杰	李晗蕾(549)
关于语言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的对话	王希杰	钟玖英(566)
关于中学语文教学的对话	王希杰	李晗蕾(586)
——文化素质的培养是中学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		
关于修辞学论著中用例问题的对话	王希杰	孟建安(592)

授 课 记 要

王希杰老师授课笔记摘录	李晗蕾(599)
《语言观与方法论》课程笔记摘要	刘艳梅(614)
后 记	聂 焱(616)

王希杰、聂焱网络对话

(代前言)

一、修辞思想？语言学思想？

聂焱：我主编的论文集，名字叫做《王希杰修辞思想研究》，事前没有征求你的意见，不知道你是否满意？

王希杰：我当然是高兴、感谢的。只是“修辞思想”，是不是太抬高了我？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前主任吴新雷教授在电话中很兴奋地对我说：“‘刘禹锡的哲学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经济思想’……，‘王希杰修辞思想’！好，是‘修辞思想’！匡老（匡亚明校长）说：真正的学者都是有思想的人，都是思想家。人家把你当作思想家来看的，我真为你高兴！”但是，不会所有的人都像吴老师这样想的吧？我很担心，是不是太显眼了一点。但是，我也不反对你这样说。其实，“思想”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谁没有思想？人是会思维的芦苇！老外说的呀！如果没有思想，那么人岂不真的只是一枝芦苇了么？武二爷、西门庆和武二郎都是有思想的。问题在于是什么思想。“思想”就都好么？你听：

“你这是什么思想？”“你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要改造改造了！”“他的崇洋媚外的思想已经深入骨髓了！”“他的洋奴思想害死了他！”

这些“思想”怎么样？更不必说“法西斯思想”了！

聂焱：不过，我想说的是，似乎应当叫做“语言学思想”，因为你不仅是修辞学家，你的学说不仅是修辞学的，而且是语言学的。你虽然不反对“修辞思想”，但是我感觉到你不是很喜欢“修辞思想”的，对吗？

王希杰：我自己从不喜欢人家称呼我为修辞学家，也从不以修辞学家自居的。我上大学时，南京大学没有修辞学课程。我好像也没

有阅读过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当然知道陈望道，复旦大学校长，方光焘老师的好朋友。1962年，还在南京大学图书馆听过陈校长的学术报告，郭影秋校长主持的。下一个周六下午全校大会上，郭校长严厉批评南京大学学生没有礼貌，休息后走了那么多人。

我开始学习语言学，就处在方老师的影响下，全部精力在索绪尔、丹麦学派、布拉格学派和美国描写语言学派。我们（我和方老师的研究生们）严格区分语言和非语言，对一切非语言毫无兴趣。师兄陆学海最彻底，他把两本文学书送给我，说：“非语言的！你拿去！”虽然方老师自己是文艺学家、翻译家、小说家，但是我们这些语言学弟子却非常排斥非语言的文学，对修辞学全无兴趣。

1980年左右，胡裕树教授一再提醒我，对修辞学不可以介入太多，尽快回来全力搞语法。同学于根元多次对吴士文说：“王希杰帮助你们把中国修辞学会建立起来，就退出了，他不担任中国修辞学会的领导职务。他有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不是搞修辞学的。”他说的更重要的事情，我想大概是语法研究吧。我每次都答应胡先生，我将尽快从修辞学摆脱出来。后来在胡先生家，他对我说：“你的东西是你自己的，我们老师也不搞修辞的！”

我知道，方老师希望我搞语法理论和语言学理论，但是我辜负了他，却去“玩”起修辞学来了。我怕他在地下责备我。前几年我到锦州，师兄冯凭教授陪我逛公园，对年轻人说方光焘老师对学生要求严格，他很怕，“我的妈呀，我现在还怕……”我笑了。其实我也怕方老师骂我。大学毕业以后我再没有拜过任何人为老师，我对一些可能想做我老师的人说：“我是方老师的学生，我知道师生关系中也有不好处的、很不好处的地方。所以我决不轻易拜师。一旦拜师终生不可以反悔的！”

我总感到有点对不起方老师，记得大学毕业后去向他报道，他是系级单位语法研究室主任，我是实习研究员。他对我说：“现在你是实习研究员，X年后就是助理研究员，那时你要带领指导x人。再x年后，你是副研究员，你独当一面，带领指导x人。再x年，你是研究员，你就要……”我傻呼呼地听着，22岁的小伙子，哪里想到那么远呢！

我要求我的博士生研究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等，其实都是我对我的老师的还债。

聂焱:那么我以后就改为“语言学思想”,怎样?

王希杰:不!不需要的。我的成果的确主要在修辞学方面。而且,修辞学也不比语言学低下!虽然,中国的流行观念,似乎修辞学不是语言学,不是学问!我不赞同,也决不屈从!甚至我认为叫做“修辞思想”比叫做“语言学思想”好。在我看来,“修辞思想”其实就是“动态的语言观”。至于我自己,连“修辞思想”也很勉强,哪里还敢叫做“语言学思想”呢?

聂焱:在宁夏召开的中国语言学会会议,参加者多达一百多人,但是其中没有一个修辞学家!我实在不理解。难道修辞学不是语言学吗?

王希杰:我是一个坚持修辞学是语言学的人!语言本身是符号系统,其功能是思维和交际。交际是语言的生命。失去了交际功能,语言就只有死亡!研究语言的符号系统的是语言学;研究其功能的,也是语言学!当然,有一些修辞学家认为,修辞学不是语言学,那么就不能责怪人家把修辞学排除在语言学之外了。

聂焱:我把你的“修辞思想”理解为:(1)语言观;(2)修辞观;(3)理论体系;(4)方法论原则;(5)科学精神。我认为,你的成功,就在于你有一个比较好的语言观,你对语言的认识比其他人全面,好像你更好地真正地把握住了语言。这其实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周洪波说,你深深地迷恋着语言;孟华说你是“语言的卫道士”。就是这个意思吧。

你的修辞观建立在你的语言观之上,也是你的语言观中最有特色的部分。我被你吸引了的原因,就是你的独特的修辞观,同其他人全然不同。你一走近修辞学,发表了《修辞的定义及其他》,出版了《汉语修辞学》,就显示出了你的独特的风格。

王希杰:最早提出这点的是吴士文。他对我说,“你老王的文章,不署名,或者署其他什么名,我们一眼就能够看出是你的文章。你的风格是其他人模仿不到的。”

聂焱:你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新的体系,从《汉语修辞学》开始,就使得学术界耳目一新。你的新体系也是你的独特的方法论原则的实现。方法论是你的修辞思想的重要内容。如果用你的观点来说,你的修辞学新体系是你的学说的显性部分,看得见、摸得着的。语言观和方法论,似乎也是看得见,摸得着,也是显性部分。那么科学精神,

可能就是潜性的了,看不着,摸不着,只能够去体会了。你认为我这样说合适吗?

王希杰:我没有想过。应当说很合适的吧。

聂焱:我的感觉是,你很重视“科学、科学精神”。现在你能就科学精神,说说你的看法吗?

王希杰:当然可以。科学精神是科学性的保证。科学精神就是对科学的追求和负责的态度。我以为,所谓科学精神,其实就是一个字:真!假、虚假是同真、真实相对立的。真、善、美是同假、恶、丑相对立的。我们追求的是真善美,反对的是假恶丑。真善美一定是统一的。但是在某种意思上,我们也可以说,诗人和艺术家追求的是美,普通人追求的是善,科学家追求的是真。真是学者的最高追求。求真做学问的最基本的原则。“求真务实”是做学问的最基本的态度。

语言材料的真实性,这是科学精神的最重要的体现。所谓理论其实是对事实的感悟,所谓科学知识其实是对客观存在的事实内在联系的寻求的成果。没有事实,就没有科学。所以巴甫洛夫说,事实是科学家的翅膀。一切语言学研究都必须从语言事实开始。语言学理论和知识都必须建立在语言事实的基础上。

科学精神就是:凭事实说话,摆事实,讲道理。说没有事实的话,或者歪曲事实,就是没有科学精神。当然事实本身还不是理论,并不是科学。尊重事实是科学精神的必要条件。

聂焱:科学精神的对立面是什么?

王希杰:做假。

聂焱:你认为这些评论你的文章是否都切中了你的学术思想之“的”?如果没有,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王希杰:开始时候,我不看评论我的论文。后来,也看,我想从中更好的认识我自己。我以前说过,我们生活在他人的心中,我们在他人的眼睛里看到了自己的形象。我们的自我形象往往是他人对我们的看法的积累和变形。

二、学术流派——后结构主义?

聂焱:孟华在《理性主义、人文主义、后结构主义——走向对话的

汉语理论界》的长篇论文中,说二十世纪的汉语理论界有三个学术流派,或者叫做思潮。第一,理性主义——或者叫做京派;第二,人文主义,或者叫做海派;第三后结构主义,或者叫做宁派。但是又认为,你的学说目前还只是一种思潮,却又说:“‘思潮’是理论界最具先锋、最前卫意识的推动力量”。陈炯在《也谈理性主义、人文主义、后结构主义——与孟华先生商榷》一文中,基本赞同孟华的主张,称你为后结构主义,而且说你,“他的语言学理论近几年来充满探索精神,在我国语言学界的影响也许越来越大。”这一说法已经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海外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一提法。但是,你却从不表态,我们知道你在学术上是敏感的,对学术界的许多问题,你都是及时坦诚地表达出自己的看法的。你能够对这个问题说说想法吗?

王希杰:当然可以的。二十岁学习西方语言学,就知道“学派”两个字,而且是我们方门弟子的口头禅。现在回想起来,方老师是很想开创一个学派的,苏联和东欧学者称他为中国东南学派的领袖,他是高兴的。陈炯说的“胡张学派”,其实就是苏联和东欧的“东南学派”,以方老师和陈望道为首的。

但是我自己从没有想到过开创学派、打造学派。我知道,拿破仑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兵!我也知道,现在不少年轻人,一心想开创学派、打造学派。但是我坦诚地说,我从没有这个欲望,我不怕被人说:不是一个好兵!真的,我其实从没有想过当语言学家。

聂焱:我一向以为你是从大学时代就立志决心当语言学家的呢!

王希杰:我已经年过花甲,人生许多事情的确是很偶然的。我的介入修辞学,是偶然的;我的“玩”语言学,也是偶然的,被动的,不得已的。

聂焱:难道是人家逼着你学习语言学的吗?

王希杰:正是!1960年2月,我作为江苏教育学院的进修生插班到南京大学二年级,到三年级,要分文学专门化和语言专门化。江苏教育学院中文系主任钱小云(钱玄)先生是搞语言学的,他决定了我的命运——语言专门化!因为我1960年在《中国语文》杂志上发表了两篇论文。我那时候的兴趣在诗歌、哲学、历史!我无法接受!徐汝霖老师对我说:“除非你现在就在《文学评论》也发表两篇论文!”齿轮螺丝钉的我就这样走向语言学的!

聂焱:你什么时候开始思考学派问题的呢?

王希杰:1980年10月,武汉,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到会者思考的是如何繁荣中国语言学,那时候,人们的私心杂念很少,也许是“文革”的“斗私批修”、“狠斗私心一闪念”的结果吧?我不知道。我在小组会上说了自己的想法,老先生们推我大会发言。现在想来,大概是“童言无忌”吧?有些话,他们出面说不很方便。

聂焱:你说了些什么呢?

王希杰:我说了四点。

第一,必须重视理论,要尽快改变中国语言学不重视理论的传统,要重视一般语言学,鼓励理论探索;

第二,要重视方法、方法论原则和研究手段的更新;

第三,要发扬学术民主;

第四,要重视学派,支持学派的诞生和成长。

负责编辑会议论文集的陈章太先生向我要去了发言稿,说将编入会议论文集,但是最后并没有编入会议论文集。我没有问过陈先生,原因是不用问了的。但是那以后我却再也不去想学派的问题了。而且,那时候我提出学派问题,并没有考虑到我自己去创造学派。

聂焱:现在,你认为你创造了一个学派了么?

王希杰:在孟华提出这个问题之后,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聂焱:那么你的意见呢?

王希杰:第一,在中国,最好不要提学派,树大招风,惹是生非。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当然如果你想通过惹是生非来造势的话,也不妨借学派做幌子。第二,这要看你对“学派”两个字如何理解了!第三,这也不完全取决于我,还看以后,是否有一些人在这一领域中取得重大成果,因为学派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聂焱:那么,你是如何理解“学派”的呢?

王希杰:西方把学派看得很平常,所以学派林立,创造新学派容易得很。咱们的中国,把学派看得太严肃,太神秘太神圣。我曾对人说,西方人穿旧棉袄,但是喜欢加上新罩褂。标榜自己的同前人的差异!标新立异!中国人穿全新的棉袄,但是必须加上一件旧罩褂!强调我同前人的一致性!庸众心理的学术观念。我是中国人,所以,我不愿意多想学派的事情,那是没有意思,没有好处的事情!

聂焱:近来,有些人在报刊上呼唤学派,提出学派意识。你为什

么沉默不发言？

王希杰：学派不是呼唤出来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些人找我，希望我出头来搞一个学派，我婉言谢绝了。有人找我去做他们搞的一个学派的头，我明确谢绝了。学派不是这样搞起来的。

聂焱：有人说，“王希杰的学术观点在语言学界被视为‘另类’”，因你被视为“另类”，还曾有人问你“你是否感到寂寞”，你对此有何感想？你“另类”吗？你寂寞吗？

王希杰：有人，是指孟华吧？好像北京的某人也有如此想法的。我不在意，不生气。

我当然不会以另类而自豪，也不会因为另类而伤感，没有必要考虑这些东西的。

你看，当年，一个是无业游民，连发表文章、出版著作的权力都没有——真正的另类！我很晚才知道“另类”一词，现在还不很明白其涵义呢；一个是赫赫有名的科学院院士，弟子门徒遍天下。现在呢，全世界巴赫金热，而马尔院士早被人忘却了。学术和时间是无情的。

聂焱：陈炯谈了一些学派的标准，你同意吗？

王希杰：同意。问题是那有什么意思？有什么用处？

聂焱：为什么？

王希杰：我曾对我们的总支书记朱家维说：作为一个教师，我教好书，利用业余时间搞点科研，可以了。至于教授，那不是我的事情，那是学术领导的事情，我管什么呢？我没有达到教授水平，你给我一顶教授的帽子，我惭愧，脸红，连老婆孩子也瞧不起我，在老婆孩子面前也抬不起头来。我有了、达到了教授的水平。你不给我一顶教授的帽子，我什么也没有失去呀？现在说，索绪尔开创了结构主义学派，其实很可能“索翁”自己从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反之一些整天想开创学派的人，并没有实现他们的目标。

聂焱：你的意思是说，不是学派，胡乱吹一通，丢人！是一个学派，自己不说，别人不承认，也没有关系。对吗？

王希杰：对的，是这个意思。

聂焱：你对孟华、陈炯的言论没有表态，能不能认为你已经默认了呢？

王希杰：在山东威海，有一个年轻学者，提出一种新的修辞学，还说我的《修辞学通论》就是他所主张的那种修辞学的雏形……。我对

他说：“我从不知道你的那个修辞学，怎么我的《修辞学通论》是你的那种主张的产物、雏形了呢？”他“义正词严”地对我说：“你自己可以不承认，但是我们研究者有权有资格如此说！”我还能够再说什么呢？人家是研究者！有了这次教训，我当然就更不对评论者的言论表示意见了，他们是研究者！

聂焱：我一直想问你，孟华最后说：

后结构主义非系统化、反二元对立、反等级秩序、反中心主义的思想倾向，使得王希杰的语言理论有相对主义的色彩。拿他的《汉语修辞学》与《修辞学新论》相比，前者构筑了一个严密的合逻辑的修辞理论体系，而后者则是以近乎论文集的形式对修辞学各范畴进行个别思考，篇章之间缺少首尾一致的逻辑联系，讨论的许多问题也具有可商榷和未完成的特点。这些特点到语言批评中，更是变成了“碎片”。这是一种肯定研究者能主动创造性和自主无限追求的思想倾向，这是一种反传统、反权威、反中心主义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因此，王希杰在对现代汉语传统理论体系进行解构的同时，连他自己也予以解构了。他的理论和观点至今还处在不确定之中。“一切皆流”，一切都是过程，这就是后结构主义给人们巨大的理论灵感以后，又留下不小的理论困惑。（聂焱主编《王希杰修辞思想研究》47页）

我相信，你一定早就注意到了这段话。我很想听听你的看法。

王希杰：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真的，非常惊讶。

聂焱：你喜欢吗？反对吗？

王希杰：不是喜欢或者反对的事情。例如，他说我是相对主义色彩，我不高兴。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庄子，喜欢他的“相对”观念，但是不赞同他的相对主义，甚至讨厌他的相对主义，我努力避免相对主义，我决不是相对主义者。他说的是“相对主义色彩”，记得你说过我有“神秘主义色彩”，说“色彩”，也没有什么的。不必生气的。

聂焱：那么怀疑主义呢？

王希杰：马克思信仰的格言是：“怀疑一切”。我们这一代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也信仰“怀疑一切”了。当然就不迷信权威了，马克思就是最反权威的，最反传统的。